作者：hasmart  
链接：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161412389  
来源：知乎  
著作权归作者所有。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，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
这语声虽然平静，末了的称呼却用上了“你们”，显见着在心理上跟大家已然两个阵营。四组意味深长地瞄过去一眼：“这名字在定稿中只喊了一次，电子版，字打错了也不稀奇。”

　　七组：“别又图省事，为什么别处不打错，偏偏名字倒打错？”

　　二组噤着鼻子：“同意。小说和电影绘画这些艺术形式不同，它的内容不是一种固定的呈现，而是结合读者自身阅历，掺合想象而成，名字作为基本的辨识元素和架构记忆的基础，关注度还是挺高的。另外这稿子多有利用错字歧义的地方，要利用错讹，则必不能容留任何额外的错讹，所以改校方面――”

　　三组作大悟状：“这么写东西很容易变成控制狂，控制狂发现事情不如意的时候就会产生暴力倾向……”

　　四组：“这就是你们找到的动机？那他怎么就不能自杀呢！控制狂通常都很绝望的！”

“……因为客观世界在根本上不受……”三组被打断得恍惚了一下，“等等，你也换阵营了？”

　四组待要说话，却被吧唧嘴的声音恼到，发作起来：“这开会呢，还当着皮队，你能不能歇会儿？这主食叫你吃的，比嚼口香糖还方便！”

皮队瞟过去一眼：“原始习气，没办法，大家相互理解吧，哼哼。”四组见状似怪其袒护，赌气把唇皮吹作管状，脸扭到一边。

　　咽净嘴里的东西后，五组慢悠悠地道：“桃是木字边，代表木本，桃源又是传统上的乌托邦，这个没有争议吧？”见大家不反对，便继续道：“那么问题就简单了，李也是一种树，和桃有意象重复问题，李桃，反过来是桃李――”

　　“啊，”二组喃喃念叨，“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……”

　　五组：“――在我们这章里，主人公进行了一系列针对社会和自我的反思，他的愿望是从现有的一切制度、形式中逃离出来，从木本的异化中逃离出来，如果有人领会了文中意思，学他一样出走、逃离，追随者群起之际，岂不是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’了吗？”

　　二组：“是的，定稿中庄主任就是这种人――尽管她错了。”

　　四组：“错了？她怎么错了？”

　　二组：“建万亡会啊……”

　　四组：“那不是主角的意愿吗？有什么错？”

　　二组：“不不，那样她就成了一名李桃主义者，李的谚文이与‘离’同音，这明显暗示了如果理解偏差就会走到错误的路上。萨德、马索克本身就是他们所主张那样的所以没关系，但变装癖、光着腚过天体生活只是李桃主义最浅层的表相，它的根本核心是……”

　　四组：“得了吧，谚文那就是个音标，按这么推还有可能是力道呢，要象形的话又变成二进制的０１了，倘换成金文反写，１０是２，二桃，岂不成了――”

　　七组：“但把那一竖看作是‘与非’的话……”

　　三组：“等等，你们说的谁啊，哪个姓庄？”

　　这问题一出，与会者的目光刷地全部集中过来，三组一下子被盯惶恐了。

　　“我……我哪儿说的不对吗？”

　　“还好意思说，你这案卷是怎么看的？”“定稿也很重要啊！”“一共有几个主任？”“净耽误大家时间！”二组和四组一替一句地数落。

　　“你们，先听五组说完。”皮队像是怕议题又被搞叉开，朝五组递了个鼓励的眼神儿。

　　五组从容地作了个“可不是我故意要抢麦”的表情，按着阅读器把黎、李两个字打到投影上：“黎有青黑色、众多意，‘黎民’百姓嘛。那么逃黎，就有‘从众中出逃’以及‘出逃的民众’双重意思，这就跟桃源更确切地联系起来了。在韩文字传统中，青具蓝绿黑三意，比如天空本是蓝的，叫青空，山上多绿色植被，为青山，民众穿的黑衣，称青衣。那么回到稿中，蓝是摩诃迦罗守护色，意味厌恶，绿是毗湿奴守护色，意味艳情，黑是迦罗守护色，意味恐怖，李子和桃颜色相近，只是浅深差别，桃是代表暴戾的红色，李桃，等于仅从暴戾中逃，这逃就浅薄成了一种情绪。活着无非是工作、爱情、生死三大问题，从这三大问题以及从中引申出的厌恶、艳情和恐怖中逃，则体现出情感的形成、反复和暧昧复杂的心理结构，行为上比较立体。最后一点，‘黎’是明的前奏，逃离是他的愿景，但桃李则有一种教化引导的意味，而主人公‘我’应该是很反对灌输的，他只是想把自己的看法呈现在那，并没有推广宣扬的意思，也绝非是在要求跟从，因为那样也成了一种文化暴力，改成黎就变得中性化，在谐音上也更准，意涵上更丰富，这么改又有什么想不通的呢。另外，刚才听四组的见解，我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李为木子，木生火，故木子为火，天一生水，地二生火，所以‘李即二、李桃即二桃’是无疑的。我们这章中有‘以小说反派对’的说法，指明了小说在某些人手上就是一个工具，而杀三士的二桃也是这样一种工具，他之所以用工具来命名人，应该是不希望人被命名后就真的成为某种工具――人不但要从他人的命名中逃，而且要从自己的逃中逃――因为逃也是错的，是把自我当真了，根据否定之否定原则，一逃是逃，二逃其实是不逃，相反，它是住足、是回向，是直面――接下来就好理解了：三士，显然谐的就是人生三事，一旦明白二桃的本质，则工作爱情生死就不再是困扰人的问题。”

　　一组对字喃喃：“灵命启蒙自看图说话，狮身狗趴像又在埃及，这样的话……”

　　二组认可里带着点滞滞忸忸：“二桃杀三士在本文语境中实际象征的是以真值逻辑刺破玄虚吧，另外爱情怎么就合上艳情了呢？这两种是不一样的吧？”

　　三组：“哈！你这语文都还给护士了吗？色美曰艳，又谓好而长也，换句话说，剧集里那种俊男靓女式的爱情就叫艳情。艳情过去就是指爱情，因为旧时代人们很素矜平淡，公开地谈情说爱就已经太艳了。”

　　身后组员集体汗颜，在底下低声嘀咕：“坐下吧，别丢人了。””记住点儿文化常识有什么可骄傲的……““组长报复心真强……”“噫……”

　三组回头嘘斥：“行了！话茬儿接惯了怎么着？以后博物馆少去！传统文化厅那么些好东西，怎么尽学这些不着调的呢？”

　组员：“您是多久没去了？多淫社早就不在传统厅儿了呀！”

“挪哪儿去了？”

“二层粉灯区啊，兔爷楼凤文化厅。”

“哎？我咋没注意呢……”

　　“行，总的来说，这嚼儿没白倒。”七组鄙视地回收眼神，捧起阅读器，“我的下一个――”

“等等，”二组把话头儿拦住，甩着耳朵左顾右看：“怎么就解决了？不会吧？我有点应反过来了，这稿子味儿不对，你们想，他用一个‘三丰是卡夫卡’就把臆症主义骂劈了，轮到自己的作品会这么干？那不能够！读书以研寻义理为本，考据名物为末，小说的根本还是在于情节和叙事，什么隐喻字迷都是边角料，我说，这该不会是他故意挖出来引咱们跳的沟吧？”

　　四组：“也许根本就没什么隐藏的，是咱们想多了。”

　　二组：“如果真是挖的沟，那作者就铁定是凶手哦，不然逗这闷子干什么？”

　　七组：“你认为，作者是个十二宫杀手式的家伙？”

　　二组：“符号学和文学，至少在我看差别不大。”

　　七组：“你之前可说过，你们组认为死者是自杀。”

　　二组耸耸肩，仿佛承认这是个矛盾，但情况总在变化，你得跟上。

　　皮队：“我插一句，文学上我不在行，谁能跟我说说臆症主义倒底是怎么个来头？”

　　四组一听就笑了：“您太谦了罢？品钦和卡佛也都是列表儿外的，不算大众化，知道他们会不知道臆症主义吗？要知道，臆症主义也主流过哩！”

　　二组：“何止主流，正经火过一阵吧，影响也深远得很。我记得臆症主义作家连续三届拿下诺维尔文学奖以前，整个东北亚电脑小键盘的布局还没一个用洛书的。”

　　皮队视线越过二组：“惭愧，我的阅读线也就在他们俩前后，新东西耳目过一点，没什么具体接触。”

　　二组：“等等，现在您觉得文学和这案子……”话到中途就起了尴尬，声音消弱下去：“啊，对不起，你们说。”

　　五组自摇着头：“实话讲，没人能说清什么是臆症主义……但在公众那里，大多认同臆症主义前头应该加俩字，那就是‘民族’，而且这个左右结构的臆和病字旁的癔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也有人坚持用后者，所以确切定义至今并无定论。在西方，人们则把它称之为极东波西米亚或者叫东波主义，认为它是在上世纪早期随着东方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出现，也就是美洲分裂、欧洲解体、多方认祖归韩、新东亚刚刚统一的时段，初期它还是很泛化的，曾经在医学、武术、考古等多个领域发展迅猛，势衰后，只有在文学上一枝独秀并保持下来，最终取代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而成为了当时的地缘文学主流，其主要特点基本上可概括为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，本身也有部分成员认为自己确实是很严肃的，而西方则认为那些作品体现了卓越的反讽、虚构的精髓和深远的文化渊源。”

　　皮队：“也就是说，它的成事本出于一种文化误解？”

　　五组：“是的。这种事情现实中很多，象马悦然就觉得《西游记》可以得诺维尔奖，因为在他眼里西游就是本可以载入史册的魔幻现实主义舞剧，这跟博尔赫斯看聊斋的视角差不多。而实际上呢？人心里有什么，就会在书里看出什么，满脑子都是钱的人在《绿野仙踪》里能解读出货币政策，心里有卦爻的人看二年级数学也能解读出易经来，这不是小说和课本的问题。现代学者总以为民族臆症主义是从申采浩的《上古卷轴》开始的，但它其实是个似新实旧的玩意儿，硬要追根溯源的话，从有人冒庄子之名做外篇、冒孔子之名作十翼时就算出现了，而且年头儿越早，迷惑性越强。在西方则是由弗洛伊德发扬光大――癫痫不过是痰风内动，却被他说成是和弑父心理有关，抓住一些童年小事就捕风捉影舞天盖地，西方治学一向严谨，能忍他也真是挺怪的。”

　　二组：“天地良心，学界对他一直就没承认好吗？而且他晚年也已经把自己那套推翻了。弗洛伊德发现自己的错误犯得非常简单，即选样错误，其结论是由心理病患中而非正常人中提炼的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仅能揭示部分病人的问题而不具普适性。但人们喜欢坚持错误，这是一种明知，就像用肉眼根本看不见Wall-G，你却没法阻止人们到现在还津津乐道地传它。解剖别人的心灵就更不用提了，这多能显自己的本事啊，童年和梦，怎么解释随你的便，很容易就能说得头头是道，而且你还没法反驳他，哪怕略有那么一点点形影，信任、推崇、名誉就随之而来了。”

　　四组：“K2都炸成海沟了你还想看Wall-G！你真当核武是炮仗啊！”

　　二组：“话不是这么讲，拿唐山来说吧，那场地震相当于四百枚核弹，掩埋是被掩埋了，但还是会有痕迹啊。Wall-G怎么说也有八千八百多公里，不至于一点儿都不剩吧……”

　　五组：“据说有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为了‘恢复龙脉’，已经准备到海沟里去探测发掘了，但估计希望不大，毕竟现在两极已经全部融化，而人族潜艇的波力钛壳又只能承受五千米左右深的水压。我觉得历史学家们说的对，Wall-G很可能只是传说里的东西，以古韩国的人力物力根本修不起来，他们只是根据古代文献描述花钱找北邮喀过个电子版而已。”

　　眼瞧讨论越扯越远，皮队赶紧往回拉：“在我的印象里，魔幻现实主义的特点也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吧？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？”

　　五组张张嘴，但又一副颇难措词的样子：

　　“……怎么说呢，按达维特的讲法，画家并不是把轮廓勾对再画出脸上的小疙瘩就算齐活了，关键还得抓其精神、透其气质，文字的东西更是这样。民族臆症主义文学是在魔幻现实的基础上，以臆解经典、逞注己意等方式，把自身与民族传统文化深度结合了，由于其援引的原始文化底蕴深厚，所以起到了流氓会武术式的效果，迷惑性远比只靠想象力支撑起来的为大，但要说里头没东西，谁也不敢说这话。其实我个人觉得，最初可能是一些人书读多了以后就用文化来恶搞取乐，结果不学无术的人一看倒以为高深了，殊不知人家本质上是在闹着玩儿的――前些年，那几个考古学家的事儿，大家都还记得吧？”

　　“考古学家……”会众各自恍惚。

　　“啊！”三组忽又叫起来：“说到考古，你们听过田震这名字吗？”

[发布于 2020-07-18](//zhuanlan.zhihu.com/p/161412389" \t "_blank)